

1月19日至20日,大连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老酒馆》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改编自高满堂编剧的同名电视剧,以忠实于传统话剧舞台叙事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大连这片热土上可歌可泣的中华儿女形象,展现了豪放、包容、豁达的地域文化特色与精神气象,铺展出一幅厚重绵长、大气恢宏的历史画卷。本报刊发部分专家评论,以飨读者。

——编者



## 当酒变成了生命的烈焰

□欧阳逸冰

360度的简单展示,而是具有“套球”的层层纵深感,或许这正意味着我们要不断探索那段历史的深度。转台的每一次转动,都是每一只酒坛子所代表的人物命运背后奥秘的历史页面,或者说是每一只酒坛子的戏剧“注释”。酒架子和转台正是主人公陈怀海全部的内心世界,他每一次上台的独白,都不是博物馆的解说,而是与观众肝胆相照的交流,与剧中人命交交融的奇特经历,是这位主人公全部生命的情感倾泻。也可以说,主人公站在酒架子与转台之间,搭起了全剧的架构。这样独特的戏剧架构,是编导充分利用戏剧的假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用舞台的独特呈现和演员的生动逼真的表演,在观众的联想与想象中完成了角色形象的塑造,这就是话剧艺术思维的独有魅力。

### 人物关系交响中的华彩乐章

主人公陈怀海与酒架子所象征的各种人物关系构成了一部“活”的历史。与老北风,不仅是妹夫大舅子,更是生死之交,那是反抗日寇侵略的民间代表;与给儿子送上路饭的老头,寄予深切的同情,那是在日寇铁蹄下忍辱负重、与马旅长,对他倾力相助,那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抗日的义勇军;与说书的方先生,深怀敬重,那是具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与那正红,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那是可怜可叹的落伍者;与小棉袄,视如掌上明珠,惜若生命,那是侵略战争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孩子;与老警察,时刻戒备,能用则用,那是汉奸队伍中天良未丧尽的边缘人。

在舞台上,这就是一部沦陷了14年的东北人民屈辱与反抗的“活”的历史写照,也是全剧的总体戏剧情境。陈怀海在与这些特定历史时期形形色色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被塑造成为“不掉一滴眼泪”,扛得住天大苦难的汉子。

当然,在这些诸种人物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主人公陈怀海与谷三妹的关系,他们从相惜、相敬到相知、相爱,再到生死与共,“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说这对人物关系是华彩的,那是由于主创的精心设置与倾力刻画,使之亮丽发光。如果说陈怀海的出场开始于说书人方先生的一段溢美之词,“带着一众生死兄弟,走南闯北,和阎王爷喝过酒,和小鬼睡过觉……”那么,谷三妹的出场,则如武松景阳冈打虎,上场前就踢倒了心怀不轨的赵老三,随之追进酒馆,来到众人面前,堂堂正正地宣告:“今后谁要打我的主意,再来跟我说骚情,我绝不饶了他!”这一对,男的在厚道仗义中见铮铮铁骨;女的于磊落光明里含着侠肝义胆。他们在全剧中的人物关系最富戏剧性、传奇性和动作性。尤以谷三妹“打”上门来,求职拼酒,醉里钟情,最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一个叫板,一个控腔;一个加码,一个紧跟;一个坦荡,一个无防;一个谋反,一个赞同;一个独占风头,一个心甘情愿……两人拼酒从屋里拼到屋外,再拼到秋千上,荡漾中心驰神往,嬉笑中带着真诚,在真诚中寻找志同道合。作为地下党的谷三妹,在酒馆中秘密发掘并组织起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来抗击日寇的疯狂蹂躏。

所有优秀的戏剧作品,无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它表现在情感上、格调上、结构上、语言上,更表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变性、多向性,以及人物关系瞬间微妙变化的含蕴上。话剧《老酒馆》男女主人公的这一段“拼酒”,就是全剧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新高度。把酒写成那个特定时期抗日救国的烈焰,正是话剧《老酒馆》厚重的价值所在。辛勤而又谦逊的艺术家们没有被掌声和鲜花淹没,他们已经看到了尚存的不如意之处,正是今后精益求精的方向。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时期各阶层人们不同精神面貌勾勒出来,每个人物勾连出的事件极具代表性,通过这样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有限的演出时长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情感,将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魅力,展现出强大的戏剧张力。每一个角色都在舞台上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很好地诠释了一出优秀的剧目中没有“小角色”也没有“小演员”的创作和表演真谛。

在当今这个演剧样式多元化的时代,话剧舞台演绎方式也愈发多样。本剧的叙事独具匠心,运用一个大转台进行无场次换场,场景转换的节点设计得十分巧妙,既使剧情紧凑,又表达出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例如,在老北风和陈怀海的对话中,通过两次切光,将陈怀海从痛苦、孤独逐渐过渡到极致悲伤的情感变化展现在观众面前。还有陈怀海和谷三妹赌酒的场面处理毫不逊色于戏曲舞台上的醉酒表演。灯光一暗再一亮立刻从酒馆到秋千上,谷三妹扔针,二人看针抛落的轨迹,以慢放突出了眼神表演,将虚与实、再现与表现有机结合,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话剧的表现手法。

此外,精心设计的主题歌《不回头》及配乐的运用,使全剧更具地域文化色彩与主题意蕴,呈现出立体且富有诗意的表达。总之,话剧的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又展现了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创作者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实现了电视剧向舞台剧的成功转化。

(作者系《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 无数普通人绘就的历史画卷

□刘森

滚历史洪流中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选择、坚守和抗争,展现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史和民族精神史。

与《茶馆》展现三代人的命运不同,《老酒馆》的创作者以悲悯的情怀、细腻的笔触重点描摹了陈怀海、谷三妹、小棉袄、方先生、马旅长等人物跌宕的命运。酒馆掌柜陈怀海是“闯关东”的好汉,有着英雄主义的侠义。“话说这关东山下来的陈怀海,带着一众生死兄弟,走南闯北,和阎王爷喝过酒,和小鬼睡过觉,皮糙肉厚刀子割不透,吃苦耐劳啥事都做得成。”戏一开场,创作者就借由说书人的方先生之口,向观众做了交代,然后通过帮“老头”给判死刑的儿子做“上路饭”的插曲,深化了“好汉”这一形象。

陈怀海侠义却不鲁莽,他心思细腻、遇事沉着冷静。通过对对门的谷三妹的观察,他判断谷三妹是个好人,也因为发现谷三妹在酒馆传递情报的小动作,为了保护她,让她搬到后院。与谷三妹的几场对手戏,也层层递进地铺陈了他的侠骨柔肠。对亡妻的怀念和愧疚,让他无法割舍,但与他有着同样侠义精神、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谷三妹又深深地吸引了他。作为一条好汉,他是爱憎

话剧《老酒馆》将时间设置在1931年至1945年间,把场景定位于大连好汉街上的山东老酒馆内外,塑造了以酒馆掌柜陈怀海为代表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像。大连从上个世纪初就被日本侵占,面对残酷的统治,大连老百姓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剧中,好汉街上的老酒馆是各色人等聚集流散的投影所在,其中有愤懑,有不堪回首的残酷,更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和令人肝肠寸断的痛楚。话剧《老酒馆》在戏剧事件的铺排、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舞台呈现方面无不弥漫着关东文化特有的调性。如陈怀海、谷三妹、小棉袄以及酒馆里来来往往的人,性格底色都极具“关东文化”熏染下的东北风情,同时由于经历、身份、遭际的不同,而呈现出如万花筒般不同的折射。

开场时,一束光照亮舞台一隅,几经沧桑、久历痛楚而感慨不已的老者,与满架酒坛赫然入目。此时乃1945年深秋,坐在老酒馆里的陈怀海面对的不仅是酒坛上的一个个郑重写下的名字,而是一群敢爱敢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那些不屈的灵魂、战死沙场的身躯、令人尊敬的人格、使人心痛的骨血,都成为他深切的追忆与怀想。

随着陈怀海的思绪,十几年前发生在老酒馆的往事张弛有致地铺排。舞台呈现上,转台的巧妙使用值得称道,不仅使老酒馆的内部、门面、酒窖、后院及住房得以立体展现,还能使岁月流逝、戏剧矛盾的起承转合有了外在情境的依托,丰沛的质感中,见到人物关系的变化、角色的成长和情感的喷涌。剧中的老北风是陈怀海的大舅哥,也是一个抗日斗士。被通缉的他藏在酱缸里,险象环生地躲到了老酒馆的酒窖,言谈间不经意地揭开陈怀海的伤痛:妻与子惨死于侵略者的手中,不到10岁的女儿不知所踪……这也显示出在残酷统治下东北民众越燃越旺的反抗之火。而随着把老北风转移出酒窖,在日军和伪警察的严密搜查下,谷三妹机智地将“算命先生”带走,为戏剧情节的进展不动声色地做了扎实的铺排,意料之外而又契合情理,还显示出剧中男女主人公识人断物的独到之处。另有华彩段落如陈怀海、谷三妹斗酒,那正红设宴,小棉袄的归来与赴死,不仅可圈可点,而且可感可叹、可歌可泣。

另外,演员的表演颇具神韵,导演对戏剧节奏的把握充满力量,编剧对人物情感张力的挖掘动人心魄。其中“斗酒”一场,男女主人公从酒馆内喝到深夜街面的秋千上,陈怀海面对这个“救过老北风”“踢过赵老三”的谷三妹,感激和赞赏是有的,还意外地从交谈中得知了她和自己有着相似的悲惨遭遇,原来他们彼此都有亲人丧生于侵略者的手中,从而更多了几分同病相怜;也是在这个段落,东北人憨直的性格和独有的幽默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在酒量上难分胜负,谷三妹便把一根缝衣针扔在地上,谁能捡起来谁就获胜。此时“醉歪歪”的二道温煦之光,使得剧中人和观众的内心感受到了片刻的岁月静好。这场戏的精彩,既源于编剧黄维若的笔底烟霞,也得益于主演和导演的二度创作。

话剧《老酒馆》是以小见大、透视广阔社会背景、展现时代风云的力作,这得益于群像人物的形象塑造,不仅有老二两、方先生、赵老三、送儿子上路的老头儿等社会底层的百姓,也有豫菜张、警察队长等温饱无虞的殷实一族,还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抗日义士们,如老北风、马旅长等,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50多岁的清遗老那正红,在众人的眼里,他一向仗义、直爽。他为请一位贵客,房子“卖得心甘情愿、卖得值”,包场老酒馆请来的贵客“比天还大,见一面都是几代人吉祥如意”。果然,那正红请来的人雍容华贵,只是一举一动处处受制于日本便衣。那正红身上的奴性让一向宽厚、包容的陈怀海忍不住说:“这混世道需要一声雷响,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过去了,回不来了”;面对那正红希望的“皇上就要登基了,普天同庆啊!”陈怀海则冷冷地:“就这?被日本便衣架来架去的皇上皇后?该是日本人庆贺吧?”他不无悲哀地做了一个决定,“心里再没那爷了,他死了”。编剧对这位清遗老的刻画,虽着墨不多,但入木三分,也映衬出陈怀海威武不屈的人格。

女儿小棉袄归来是在全剧的后半部分,但剧中陈怀海第一次提到小棉袄,是在老北风受伤躲到酒窖里的段落,此后有关小棉袄的名字和遭遇,如早蛇灰线般时隐时现。直到某个冬夜,有个拿石头砸酒馆玻璃窗、蓬头垢面而又“恶声恶气”的“那人”出现,不光骂骂咧咧地叫嚣:“陈怀海死了没有?有口气就给我爬出来!”还大叫着要喝酒。当“那人”被伙计打掉帽子,认出他就是女扮男装的小棉袄后,陈怀海被巨大的惊喜冲击,声音颤抖。面对欲上前搂住女儿的陈怀海,小棉袄因为长期紧张、害怕,竟用刀子指着父亲尖叫,陈怀海此时心如刀割,泫然欲泣。小棉袄的反应竟是不屑一顾:“咋娘们唧唧的?你是陈怀海吗?我听你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呀!也许你就是个怂人。不然我娘和我弟弟咋被人弄死,你屁都没放!”当听到三爷说陈怀海为了救母亲和弟弟受伤留下深深伤疤时,她冷笑说:“拿伤疤唬什么人?谁没伤疤,我给你看看!”说着把筷子一摔,站起身就要扒自己衣服,被谷三妹一把拉住。在这里,编剧并没有用小棉袄几年间遭受到的苦难,直接地掀起观众的情感波澜,没有往常轻易就会出现抱头痛哭的场面,有的只是此情此景下,人物情绪的宣泄和情感逻辑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戏剧性推进。可以说,编剧用极富张力的细节、语言以及人物行动的内驱力,完成了小棉袄的归来。小棉袄这几年间所经历的,剧中并没有讲述和描绘,而是以“留白”的手法,用她行为和语言的蛛丝马迹,给观众以想象的“空筐”,灌注进同情、理解、心痛乃至潸然泪下,就像聪慧善良的谷三妹所说:“她几岁就与你失散,你想想,这些年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欺,才变成这副样子。你别看她凶巴巴的,那是她在关东山里,为了活命而逼出来的保护自个儿的办法。一个孩子到了这一岁,多可怜!”

话剧《老酒馆》里着重刻画的都是小人物,他们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担当敢奉献地“活”在舞台上,相信他们的故事也会拨响观众的心弦,与当下形成和声与共振。

(作者系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

## 「老酒馆」里的小人物与大时代

□李小青

酒与人的关系总是说不完、道不尽。虽然可仅仅是“三杯两盏淡酒”,也可能变成是舌头的豪爽,“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能是心头的慰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可能是灵魂的浇灌,“酒酣胸胆尚开张”;也可能是潦倒的逃避,“落魄江湖载酒行”,还可能是深深的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谁也想不到,在一出话剧的舞台上,酒变成了历史的记录,变成了生命的烈焰——这就是大连话剧院的新剧目,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创作的话剧《老酒馆》。

这出戏好就好在,它的编导进行的是真正的创作——跳出了电视剧的套路,驾驭着话剧艺术思维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电视连续剧作为家庭文化娱乐形态的传播艺术,其魅力首先在光影世界中人物的演绎,既让人感到陌生新鲜,又令人点头称是,不断感叹。在这样诸多好看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人物及人物性格成长变化的历史。而话剧则主要是在剧场这个特定的空间,通过演员饰演人物,面对面地给观众演绎角色或公开或隐秘的情感活动变化。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怀揣着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戏剧行动,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建立起或冲撞,或同心,或误解,或对立的各种各样的具有戏剧性的关系。这些人物关系的演变构成了诸多极具观赏性的戏剧情节。电视剧与话剧两种不同艺术的创作思维,粗略地概括来说,前者是从故事情节中塑造人物形象,后者则是从人物内心活动出发,塑造形象,演绎出故事情节。话剧《老酒馆》就是以电视剧《老酒馆》以及它所代表的历史生活作为土壤,培育出的一棵新绿的生命之树。

### 独特的戏剧架构

无论是表演空间还是叙述时间,话剧呈现都要寻找架构全剧的具象支点。话剧《老酒馆》架构全剧的支点就是舞台左侧的酒架子。一层一层的架子上,贮存着全剧主要人物喝过的酒坛子。每一个坛子都贮藏着人物心灵的奥秘和生活的经历,合起来,整个酒架子就是沦陷时期东北人民屈辱与反抗的历史缩影,更是本剧主要人物的画廊。舞台中央的转台不仅是将生活画面从180度转至

## 谱写荡气回肠的东北抗战史诗

□罗松

在中国文化中,酒与茶堪称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两种物质。一部作品若融入了这两种元素,往往平添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如同品茗饮酒般回味无穷。大连话剧院的《老酒馆》如同北京人艺的《茶馆》,皆是把戏剧环境放置于一个人来人往的固定场所中,让观众在这里品味人生百味,感受世间沧桑。一壶酒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有一段传奇。这个小小的酒馆充满了人间烟火和浓烈的情感。全剧对于主题的诠释十分深刻,老酒馆中承载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刚正仁义的关东人文风骨。剧中的人物虽然大多身处社会底层,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和骨气。他们用自已的方式,坚守着对国、对家、对朋友的忠诚。他们用烈酒铸造民族之魂,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东北抗战史,让观众领略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历史的沧桑。可以说老酒馆凝聚了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如果说茶馆代表老北京,老酒馆则是大连独特的象征,也是关东人文的标识。

话剧《老酒馆》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陈怀海为中心勾勒众多人物形象,彰显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虽然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的形象都

“一壶老酒,装得下乾坤浑浊;一部好剧,容得下人性曲直。”话剧《老酒馆》以扎实质朴的舞台呈现,弘扬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也对话剧作品《茶馆》叙事范式进行了创新和拓展。一条好汉街,一家老酒馆,一位“老”掌柜,群像式的人物展现……这样的结构方式,观众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作品《茶馆》。多年来,剧作家老舍在话剧《茶馆》剧本中以“三个阶段”表现时代更迭的时间结构方式、群像展览式的人物表现形式、悲喜交融的时代风格,以及二度创作上鲜明的民族化特色,成为众多创作者无形遵循的“规范”。在《老酒馆》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对于《茶馆》叙事范式的继承,更有着编剧黄维若、导演廖向红等创作者以自身创作底蕴、艺术个性为基础,结合作品题材以及地域特点进行的创新和拓展。

与话剧《茶馆》展现的近50年的历史变革不同,《老酒馆》中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十余年。而这短短的十余年,中国经历了满含屈辱血泪与奋起反击的抗日战争。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学者许燕吉曾说:“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这是历史的伤口,也正是历史的现实。”《老酒馆》的创作者也将目光聚焦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人,以被裹挟在滚